

360139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人民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创立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他们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在缔造和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全面篡改马列和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疯狂地破坏党、瓦解党。他们一系列的反革命谬论和罪恶活动，流毒很广，危害极大，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为了正本清源，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更好地领会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从理论上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破坏党

的建设的流毒和影响，把我们的党整顿好建设好，以便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对全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辑了这本书。本书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论述，力求完整地准确地体现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体系。

本书编辑过程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编译局还对所选语录按原文进行了核对，少数段落重新做了校译。书中凡写上“参看”某卷某页的语录，都是重新校译过的。

我们恳切希望读者对本书的编选工作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进行修改。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

目 录

一、党的性质.....	1
(一)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组成独立的革命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1
(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机会主义者鼓吹建立超阶级的党、全体人民的党、改良的党是骗人的，极端有害的.....	7
(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把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抹煞党的先进性.....	13
二、党的指导思想	22
(一)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	22
(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27
(三)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坚决捍卫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32

三、党的纲领.....	39
(一)党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39
(二)阶级斗争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学 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	41
(三)党的纲领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阶 级，实现共产主义.....	44
(四)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 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 义建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51
四、党的组织原则.....	57
(一)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57
(二)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 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 一.....	62
(三)党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统一的 铁的纪律.....	67
(四)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 则.....	71
五、党的领导.....	74
(一)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 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74
(二)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取得民 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78

(三)党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国家一切领域中 的领导权, 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84
六、党的领袖·····	88
(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阶级是由政党领 导的, 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88
(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需有最有威信、最有影 响、最有经验的领袖·····	91
(三)拥护和保卫党的领袖, 粉碎阶级敌人的 诽谤和攻击·····	97
七、党的团结和统一·····	100
(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基本 条件·····	100
(二)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 则基础上的·····	102
(三)党内不允许派别组织存在, 要彻底揭露 阴谋家野心家分裂党的活动·····	105
八、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111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11
(二)从实际出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14
(三)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118
(四)把革命的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反 对说空话、说假话·····	122
九、党的群众路线·····	129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要依靠群 众, 密切联系群众, 向群众学习·····	129

(二)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他们前进·····	134
(三)积极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	138
十、批评和自我批评·····	144
(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	144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绝对必要的·····	147
(三)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	151
十一、共产党员·····	156
(一)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	156
(二)共产党员要勇于斗争，克服困难，团结群众，努力实现党纲·····	160
(三)必须坚持严格的入党条件，防止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	165
(四)党要不断清理自己的队伍，纯洁党的组织·····	168
十二、党的干部·····	172
(一)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力量·····	172
(二)坚持党的干部条件，正确挑选和使用干部·····	176

(三)注意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大胆提拔 和使用青年，使新老干部密切结合起来·····	180
(四)必须通过马列主义教育和革命斗争实践 培养锻炼干部·····	185
十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189
(一)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89
(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工人 运动中的代理人。阉割而又伪装马克思 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特征·····	193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把反对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198
十四、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204
(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国际 资本的统治·····	204
(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斗争是相互支持的，取得胜利的无产阶 级要全力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207
(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社会帝国 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211

一、党的性质

(一)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只有组成独立的革命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页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

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发表于1902年8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①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旋风十分光辉地证实了它的正确。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正是无产阶级。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1—212页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

^① 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般称为“社会民主党”。这些党在建立之初，基本上还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后来，除俄国布尔什维克等少数党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这里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于1898年宣告成立，在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组织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党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1918年，根据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编者注

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1页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

马克思和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页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遭到任何曲折和后退，不管现代社会

民主党的吉伦特派^①讲些什么机会主义词句，不管对落后的小组习气怎样大加赞美，不管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都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用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流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阐明。因此我们看到，在欧洲各国要求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趋向**，愈来愈明朗化了。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

^①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它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最终走上了同君主派勾结的反动道路。列宁经常把孟什维克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编者注

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因此，我们从来不排斥最革命的因素，从不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的独立性，不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完全的不妥协性。

列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发表于1905年2月21日〔8日〕）。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135页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3—74页

(二)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机会主义者鼓吹建立超阶级 的党、全体人民的党、改良的 党是骗人的，极端有害的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①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1月中—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无产阶级解释即将由他们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的革命的阶级政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2年1月底—2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11—12页

^① 指的是第一国际（1864—1876），即国际工人协会，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争取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当然不能把自己和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时代混合起来，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某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结局联结在一起。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该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自己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 年 11—12 月）。《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72 页

我们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我们始终**是**先进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决不会向群众发出**任何一个**暧昧不明的口号，决不会和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件丑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关系，这个阶级在各种情况下，不管斗争的结局如何，都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

列宁：《从上面来的动摇和从下面来的坚定》（发表于 1906 年 6 月 9 日）。《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5 页

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

列宁：《关于党纲的历史》（发表于 1905 年 3 月 23 日〔10 日〕）。《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218 页

但要知道工人的政党不是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俱

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

列宁：《气得昏头昏脑》（1907年4月）。《列宁全集》第12卷第313页

拉萨尔的党^①“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地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地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8页

其次，把广泛的（和含混的）民主组织的联合叫作“全

^①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的党，就是指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之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八七九年，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三人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片面的工人党，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主张把党变成一个“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一般称他们为“苏黎世三人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就是机会主义的“苏黎世三人团”。——编者注

俄人民组织”或“人民的民主组织”是极不明智的。首先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经济派^①的错处在于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火星派^②重犯了这种错误，把各种民主党派或民主组织的总和同人民的组织混淆起来。这种说法是空洞的，骗人的，有害的。说它空洞，是因为它内容很不明确，没有指明是什么民主政党或民主党派别。说它骗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也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整个阶级的政党，更不用说要包括全体人民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它用响亮的字眼使人头昏目眩，而不去推进实际工作来解释真正民主党的真正意义、它们的阶级基础、它们接近无产阶级的程度等等。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48—349页

① 经济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切夫斯基（1866—1919）、马尔丁诺夫（1865—1935）等人。由于他们主张单纯地进行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因此被称为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是经济派的基本特征，他们轻视和贬低革命理论的作用，要求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在政治上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主张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的党。——编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新火星派”，即孟什维克。《火星报》是列宁于1900年创办和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1903年11月以后，孟什维克篡夺了该报的领导权，使《火星报》变成了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喉舌，被称为新《火星报》，“新火星派”因此得名。——编者注

“非阶级政党”的思想总是以某种形式占优势，同时，“历史条件”必然推翻这种思想，打破这种幻想。用“一个政党”包括各个阶级的企图或蛮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是农奴主，而不是无产阶级。

“包括”各个阶级的妄想使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人^①接近起来，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也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党，也深信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马克拉柯夫^②先生之流也是劳动知识分子！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超阶级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鸿沟的行为。

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发表于1912年4月8日和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542页

企图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企图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企图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单独的阶级，对于争取俄国的自由是极端不利、极端有害的，因为这些企图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列宁：《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发表于1912年5月8日和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5页

① 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编者注

② 马克拉柯夫是俄国沙皇政府的内务部部长。——编者注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伯恩施坦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说：你们看看实际情形吧，鼓起勇气来谈谈实际情况吧，我们在德国都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而在一系列危机中消灭雇佣奴隶制，这只是一句空话，是空洞的乌托邦。

直到现在，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手法，还被他们千百次地重复着，整个资产阶级报刊（首先是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经常用这种机会主义者的论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谁真正关心工人运动的命运，谁就应当十分熟悉无产阶级的真敌人和假朋友的这个陈腐手法。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3年9月17日）。参看《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3—384页

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按普通一般人以及《信

条》^① 作者们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而这种企图当然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流派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保持革命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原则的党的指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遇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底—9月初)。《列宁选集》第1卷第195—196页

(三)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不能把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 来,抹煞党的先进性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

^① 《信条》是一些经济主义者以此名称于1899年发表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否认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和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信条》的作者是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科娃,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编者注

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十倍，一百倍或者更多。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发表于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407页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6页

他^①忘记了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全体（或者几乎是全体）在党组织

^① 指托洛茨基。——编者注

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全体也不应当是全体都参加“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页

显然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阿克雪里罗得^①同志既然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虽然不十分积极可是自觉地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其实他的说法正是犯了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根本就是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是只有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做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区别他靠近党的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

^① 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是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组织“劳动解放社”。曾参加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开始蜕变为孟什维克，他在组织问题上与其他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列宁，主张建立涣散的无组织的尾巴主义的政党。——编者注

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①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457—458页

“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②这

^①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多情善感、痴心妄想的性格。马尼洛夫成了想入非非、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通称。——编者注

^② 马尔托夫（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895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参加《火星报》出版工作，是该报编委。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在讨论党章时，主张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列名入党，企图使党成为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坚强纪律和丧失战斗性的集团。在会上受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和批判。——编者注

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人实行监督，这不是一句空话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都能够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 239 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使他的错误变得更加荒谬，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①之流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当然是对此表示高兴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个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量齐观**，那末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当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

^① 阿基莫夫（1872—1921），真名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马赫诺韦茨，是经济派的重要成员，列宁说“阿基莫夫在 1899 年是一个‘经济派’，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编者注

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末我们就是安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458—459页

至于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了工会运动的范围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使涣散和动摇分子自由地涌进社会民主党内。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461页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

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4页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

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的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6—7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得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甲）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

党分掌领导；

（丁）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0—91页。

二、党的指导思想

(一)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362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29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①

① 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他们同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进行坚决斗争，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其主要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编者注

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①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它第一次

^① 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把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他的整个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功绩，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的唯物主义并没有摆脱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使哲学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变革。——编者注

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进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02页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全集》第2卷第441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①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81页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

^①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列宁注

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79页

（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

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6页

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发表于1902年8月1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163页

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

德国人^①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

① 1876年旅居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魏德迈与拉萨尔主义者阿道夫·斯特拉赛、阿·加布里埃尔等联合组织了一个美国劳动人民党，1877年改名为社会劳工党。该党当时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侨民，并且大多数不通晓美国语言，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在美国生搬硬套。——编者注

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发表于1910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

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列宁选集》
第3卷第24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1926年11月3日）。《斯大林全集》
第8卷第272—273页

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

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2页

（三）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坚决捍卫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 α ）历史地，（ β ）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

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1903年，经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11月19日）。《论反对派》1973年版第102页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字眼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0页

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坚持不懈地扩大工人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它不仅应当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它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遭到歪曲，并把它继续发展。我们应

当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发表于1902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309页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谁如果不尽力研究和运用这种理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流歪曲这种理论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谁就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做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发表于1915年）。《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333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全部生活的一个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失败之后，**各个社会阶级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对于我们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情况下，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列宁：《论党内状况》（1910年12月23日或2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8页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使这个理论继续发展并且实现，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时髦”理论了）那样被曲解和庸俗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底—9月初）。《列宁选集》第1卷第200页

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绝对相反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刻性并了解到必须克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发表于1910年12月23日)。参看《列宁选集》
第2卷第402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

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175页

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流派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及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党内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他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摘译自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5月1日第9期

如果在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

列宁：《工会的中立》（发表于1908年2月19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443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三、党的纲领

(一)党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造成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这种鸿沟的手段到处也都是相同的。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一定会同经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

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258页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

是的，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马克思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理论家或实际家也好，都不否认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我们的纲领草案》（1899年底）。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201页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的有机体。一个理论家小组可以没有以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为基础的、能够确切回答当前的“麻烦问题”的策略路线，但是一个行动的政治单位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路线。

列宁：《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发表于1911年10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2页

我们必须根据大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把纲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

斯大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发表于1905年1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7页

（二）阶级斗争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①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①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政策的基础。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策略》（1907年2月22日〔3月7日〕）。参看《列宁全集》第12卷第156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

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24页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还不能认真地谈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发表于1906年6月28日）。参看《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资产阶级“希望”限制阶级斗争，歪曲并缩小它的概念，磨钝它的锋芒。无产阶级“希望”这一骗局被揭穿。

列宁：《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发表于1913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55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5页

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三）党的纲领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目的是彻底 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最近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里都确切地表述过），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4卷第250页

会议认为：

（1）无产阶级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把俄

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2) 任何贬低这个任务的做法，都必然会使工人阶级从领导民主农民群众的人民革命领袖变为跟着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跑的革命的消极参加者；

(3) 各级党组织都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实现这个任务的活动，同时，一刻也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907年2月15—18日〔2月28日—3月3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29页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实际活动方面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所表现的两种活动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活动的这一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卷第280页

我们不只是争取民主主义的变革。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即为使劳动人民从一切压迫（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是经济压迫）下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我们只把那些承认这个伟大目标而且时刻不忘记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准备力量的人联合到党内来。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正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力求坚决地进行民主革命，为了胜利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力求取得充分的自由。

列宁：《无效的挑衅》（发表于1905年11月15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3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

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马克思在 1875 年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88 页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2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 页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

家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1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624页

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即**富人的民主**的骗局、虚假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贫农**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处的。

列宁：《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712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

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它不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是唯一科学的。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475—476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四)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 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

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1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

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90—391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

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我们要把这一切习惯、风气和思想用作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至于究竟如何教育的问题,就要由无产阶

级来解决。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5页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

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关键就在这里。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168—169页

四、党的组织原则

(一)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1915年11月9日〔22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1卷第405页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

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发表于1906年3月2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37页

现在还有一项重大的和非常严重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使所有的上层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应该进行顽强的工作，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独立的政治活

动的组织。承认所有党组织的自治直到现在还多半是一句空话，应该真正实现这种制度。应该彻底消除争地盘的斗争、畏惧其他“派别”的心理。但愿我们会有团结一致的党组织，同时在这个组织内也存在同各种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流派进行的纯洁的思想斗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不能马上做到。但是路线已经确定，原则已经宣布，我们应该力求全面地、彻底地实现这个组织上的理想。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345页

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据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

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彼得堡组织的事务是由选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来处理的。由于不可能使所有党员（约有6 000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彼得堡组织的最高机关是该组织**代表**举行的**代表会议**。该组织的**全体**党员有权派遣代表出席这个代表会议：一定的党员人数选派1个代表，例如，最近的一次代表会议的比例是，每50个党员选举1个代表。这些代表应当由**全体**党员**选出**，代表们作的决议，就整个地方组织说来，是对问题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决定。

但是，这还不够。要真正按照民主原则解决问题，只召集由各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时候，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争论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418页

党员群众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方法就是听取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批评他们的缺点，以及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机关。正如我们党章所要求的，在党内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要无条件地按选举手续产生，要保证提出和撤消候选人的权利，实行不记名投票，

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必须实行，以便于党员群众审查和监督党的领导者。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5年版单行本第50页

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71年12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7页

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我的老天呀！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复去的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

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发表于1920年7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312页

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

列宁：《论统一》（发表于1914年5月30日）。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9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7页

(二)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 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 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末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末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1872年1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9页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

如果想想一个被削弱了的贫困落后国家为什么竟能

战胜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想想发生这种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末，我们可以看出，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7页

他们^①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现在来谈谈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组织问题**，即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党的铁的纪律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铁的纪律是我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孟什维克首先竭力破坏我们党的铁的纪律。

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5页

① 指小商品生产者。——编者注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了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教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领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领会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个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 *Edelanarchismus* 的无政府主义即所谓“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不如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

不要章程也可以。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486—487页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1页

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1页

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你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辩护士，不承认共产党的纪律、不承认无产阶级国家纪律的小资产阶级。如果你不准备工人去建立真正有纪律的、能够使全体党员都服从它的有

纪律的党，那你什么时候也建立不起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4页

布哈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22页

有觉悟的工人们对于团结友爱的工作的意义最为珍惜，对纠纷、动摇和内讧的危害性体会最深，我们相信，正是这些工人现在将坚决主张：一切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发表于1905年5月27日〔1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07页

如果我们对领袖们宣布一种党的法规，对党内的“平民”宣布另一种党的法规，那末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党，

没有什么党的纪律了。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1929年1月底和2月初）。《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3页

（三）党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统一的铁的纪律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原则上给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概念下了定义。**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实际的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活动之所以重要，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能使人前进而不是后退，它们能从思想上团结和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没有思想原则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把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可怜仆从。所以，没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承认行动的一致。所以，觉悟的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严重违反原则就一定会破坏一切组织关系。

列宁：《对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发表于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301—302页

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1—82页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0—181页

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

斯大林：《关于党的任务》（1923年12月2日）。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96页

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1925年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6页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

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182页

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要求人与人之间有新的关系，新的纪律。过去有一个时期，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那时唯一的纪律就是棍棒；过去在资本家统治的时期，饥饿就是纪律。而现在，从苏维埃改革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筑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式的纪律，是相互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4—10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1页

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

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自觉的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地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地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

列宁：《青年团的任 务》（1920年10月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9页

（四）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 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领导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把集体领导机关变为空谈场所，这是极大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实行集体领导时，委员会的人数和处理的工作范围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发出通报，做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稍有可能时，集体领导应限于在最小的委员会内最简短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实际处理**机关、企业的事情和任务的责任，则应委托一个素以坚强果敢见称、善于处理实际问题并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担负。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要最明确地规定**每个人**对**一定事情**所负的责任。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不管设置的是委员会委员、主任助理或者政治委员，我们都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我们既需要委员会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5—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3页

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不，个人不能决定。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一个是片面的。

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七十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专家、我们优秀的合作社专家、我们优秀的供应专家、我们优秀的军事家、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熟悉国营农场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集体农庄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人。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做决定，那末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个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重视这些改正，所以我们做出的决定是相当正确的。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5—96页

五、党的领导

(一)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

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当表现出自己不愧为最革命阶级的代表和领导者，应当帮助它争得最广泛的自由，保证向社会主义胜利迈进。

列宁：《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表于1905年5月27日〔1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18页

五年以前，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提得过早，工人群众不能了解。当时把这些人物和机会主义者归为一类是很公正的。曾经再三向他们解释说，他们落在运动的后面了，他们不了解党的任务，不了解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4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247页

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1925年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页

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上不会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

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8—79页

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7页

(二)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并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

社会民主党是现代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能力担任群众斗争的领袖）的代表；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无产阶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中，在这个以自觉性远远超过自发性为特点的革命阶段中，仍然起领袖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全力以赴**

地争取对民主群众的领导权，争取发挥这些群众的革命力量。

列宁：《第三届杜马》（发表于1907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110—111页

首先就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领袖。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0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260页

（1）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地位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因而它负有使命在俄国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

（4）无产阶级只有在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其斗争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实现领导作用；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有最便利的条件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12日〔25日〕—4月27日〔5月1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43页

伦敦代表大会^①承认：（1）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当领袖”；（2）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承认当前革命斗争的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这一点代表会议做到了，因为它提出的公式中说：“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发表于1909年3月9日〔22日〕和3月21日〔4月3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3页

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就是积极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叛变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民主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跟着自己走，才能做到这一点。还在主要的自由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公开发动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推论出自由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②，这是根据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推论出来的。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发表于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7页

① 伦敦代表大会即1907年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布尔什维克曾说过，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列宁注

在我们决议的论据部分的第三条，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的作用”。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些修正案：把“领袖”这个词换成“先锋队”、“先进部队”或是“主要的动力”。所有这些修正案都被否决了。关于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这一点，不管重复多少遍，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反对的。但是，**不完全**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袖**作用，就等于为机会主义敞开大门。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地主的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动力”。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它就可能成为其他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动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背叛自己，它就没有权利局限在这一点上。它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把消极的主要动力的作用提高到积极的领袖的作用，把为残缺不全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的从属地位提高到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完全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最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可以说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根本区别。前一种的策略容许无产阶级起主要动力的作用，后一种的策略要求实现无产阶级的领袖的作用，而绝不只是“动力”的作用。

“先进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完全承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领导其他民主阶级，或者说，至少会使人作这样的解释。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发表于1907年）。参看《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8—489页

在社会民主党中，特别是在它的知识分子集团中，竟时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降低运动的任务，灰心丧气，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有些人直到现在还以为，既然民主主义变革按其社会经济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变革，那末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力求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力求积极参加，力求提出推翻沙皇政权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等先进口号。事变也教育了这些落后的人。事变证明了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得出的战斗结论。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是说它只是对资产阶级有利。恰恰相反，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最有利、最需要。事变日益明显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地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共和制度；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动摇不定的。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全体人民的领袖，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农民除了遭受压迫和暴力外，从专制制度方面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而从人民的朋友资产阶级那里也只能得到背叛和出卖。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发表于1905年7月3日〔6月2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06页

自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方面，它是和那被资产阶级享受了果实的法国大革命相似的。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在法国革命时期，还没有象我们今天在我国所看见的大机器生产，阶级矛盾也不象目前在我国这样尖锐，因此那里的无

产阶级是软弱的，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是较强大、较团结的。还应该注意到：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而目前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有自己的政党及其纲领和策略。所以毫不奇怪，领导法国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却成了这些先生的尾巴，“工人进行了斗争，而资产者却获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满意做自由派的尾巴，它以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并且号召一切“被压迫者和穷苦的人”集合到它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国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优越的地方，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国革命能够进行到底并能够最后建立人民专制。不过我们必须自觉地促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把战斗的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以便有可能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把革命进行到底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这个革命的果实不被资产阶级所独吞，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除了政治自由之外还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完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从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谁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谁若不愿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为它火中取栗，谁若争取使无产阶级变成独立的力量并利用目前的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应当公开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谁就应当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础。

斯大林：《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1906年7—8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
235—236页

(三)党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国家 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实现 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7页

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3页

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12月3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87页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列宁)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

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37页

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36页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在共产国际中向全世界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疯狂地咒骂我们说：“看！他们竟认为必须有共产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就是这样对整个共产国际说的。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8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3页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

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末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0页

六、党的领袖

(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在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

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主义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95页

……要是这个党^①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6页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① 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编者注

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①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实和最有精力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那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会束手无策。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1953年版单行本第14页

^①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脱离实际、到处碰壁的典型。——编者注

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音演说：2 关于劳动纪律》（1920 年 3 月底录音）。《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402 页

（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需有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 年 8 月 14 日）。《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505 页

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列宁注

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224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

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①。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5页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450页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②；现代运动当前

^① 在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编者注

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
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7—4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
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
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
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
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
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
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
603页

1848—1849年的运动^①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
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在1864年，马克思创
立了“国际工人协会”^②，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
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
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团结了各国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
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就是在七十年
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团结各国无

① 指1848—1849年欧洲革命群众运动。——编者注

② 即第一国际。列宁指出：“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
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编者注

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1卷第93页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地增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1卷第93页

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

斯大林：《悼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44页

……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

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斯大林：《悼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6页

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不可避免的 direct 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

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2—3页

（三）拥护和保卫党的领袖，粉碎 阶级敌人的诽谤和攻击

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

列宁：《政治讹诈》（发表于1917年9月6日）。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1页

这些先生们^①显然打算瓦解我们的队伍，在我们中间散布怀疑和惶惑的种子，培养对我们领袖不信任的情绪。

可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

^① 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编者注

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

下贱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

斯大林:《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发表于1917年7月24日)。《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32—133页

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

列宁:《政治讹诈》(发表于1917年9月6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0页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页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

斯大林：《致〈工人报〉》（1925年1月21日）。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页

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成就。我们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高举伟大的列宁旗帜。如果我们想要胜利，那我们今后还应当高举列宁的旗帜，保持它的纯洁无瑕。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我们举着这面旗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必将获得胜利。

列宁主义万岁！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4页

七、党的团结和统一

(一)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基本条件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无论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最终目标，或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都是绝对必要的；

.....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党内地位的决议草案》（1903年6—7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25页

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越发展，他们就越迫切地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

这种统一要靠什么呢？显然要靠**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列宁：《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1913年5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96页

在关于这个问题^①的宣传中，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的特点。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们竭力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象是最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0页

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②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③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

① 即关于党的统一问题。——编者注

② 指党内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编者注

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

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

斯大林:《悼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页

代表会议认为党必须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自己队伍的统一,认为我们党的统一是防止革命敌人各式各样反革命企图的主要抗毒素。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发表于1926年10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4页

(二)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建立在 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 但是,工人事

③ 邓尼金(1872—1947)、尤登尼奇(1862—1933)都是沙俄反动将军,白匪头子。十月革命后,邓尼金在南俄和乌克兰地区组织反革命叛乱,被红军击败,1920年逃往国外。尤登尼奇在俄国西北部组织反革命叛乱,1919年被击败,也逃往国外。——编者注

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列宁：《统一》（发表于1914年4月1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26页

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为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

列宁：《分裂制造者论未来的分裂》（1907年2月23日〔3月8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161页

我们需要以严格的和有原则的团结为基础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委员会、组织、团体、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在各种不同条件环境下进行活动，有时通过各种完全不同的途径取得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都必须自觉地和坚决地去实行的。

列宁：《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发表于1903年1月15日）。《列宁全集》第6卷第277页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组织统一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02页

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联合起来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带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确切些说，

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和倾向上)**愿意**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起来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当统一起来是企图用虚构的联系去联系那些坚决要把党拖上反党方向的人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

列宁：《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910年10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1—292页

当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要时常提防虚假的“统一”。

列宁：《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怎样的“统一”？》（发表于1915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97页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

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

是的，要恢复统一！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主义”的文件象不可告人的疾病那样对同志们隐瞒起来，如果我们抱怨公布了冒充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东西，那末这种“统一”就是分文不值的，这种“统一”就真正是cant^①，它只能加重病情，使它转为恶性的痼疾。而公开的、直接的、正直的斗争却能治疗这种疾病，能建立起真正统一的、朝气蓬勃的和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对此我丝毫不怀疑。

列宁：《给阿·亚·雅库波娃》（1900年10月26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页

彻底战胜机会主义派就是避免分裂的保障，就是党的团结的保证。

斯大林：《关于波兰共产党》（1924年7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5页

（三）党内不允许派别组织存在，要彻底揭露阴谋家野心家分裂党的活动

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

① 虚伪。——编者注

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81页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统一的和团结一致的党，必须是没有派别组织和派别组织中央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统一的意志的党。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8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3页

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出发，纯粹为了派别组织、小集团的利益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列宁：《论党内状况》（发表于1910年12月23日或24日〔1911年1月5日或6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7页

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

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并……立即执行”，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2—83页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发表于1921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480—481页

再一次请您当心 and 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一切

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只是真正革命者为了事业所必须始终轻视的资产阶级偏见。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6页

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①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并通过自己亲信的耶稣会兄弟，把广大工人群众当作一群盲从的牲口牵着鼻子走！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我是连一天也不会留在国际里的。当巴枯宁的绵羊，这可办不到！我们揭露了这件事，而且声言要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揭发，这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7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9页

关于假统一和真统一。加米涅夫^②在这里高唱统一。他简直婉转动听地唱着，请求党帮忙，“无论如何”要

① 指当时混在第一国际里的野心家、阴谋家巴枯宁。——编者注

② 加米涅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重要头目之一。这个反党联盟在1926年公开提出反党纲领，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斯大林领导的俄共（布）中央。1927年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党籍。后来加米涅夫又与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等勾结，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1938年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被判处了死刑。——编者注

促成统一。你们知道吗，他们这帮反对派首领是反对两党并存的政策。你们知道吗，他们“无论如何”是拥护党的统一的。可是我们却非常清楚，正当加米涅夫在这里高唱党的统一的时候，他的那些同伙却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通过决议，说反对派关于统一的声明只是一种手腕，目的是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和继续实行自己的分裂政策。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在列宁党的代表大会上高唱党的统一。另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又在秘密从事分裂党、成立第二党和破坏党的统一的勾当。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无论如何”要统一。难道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罪恶的骗人把戏的时候吗？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6页

……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敏感则是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3年版单行本第4页

我们一直同阴谋诡计作斗争。我们曾陷于不能工作的境地。……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工作，必须清除一切捣乱分子，使他们处于不能损害党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在下届代表大会上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这就说明为什么党的中央机关要完全团结一致。

列宁：《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10月13—18日〔23—31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66页

八、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只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01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

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192页

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4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

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

（二）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

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6日和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

列宁：《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发表于1917年9月11日〔8月29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267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

依据。

列宁：《政论家札记》（发表于1917年9月14日〔1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页

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18—219页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观，千万不能主观。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7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

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页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

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列宁选集》
第3卷第113页

（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

.....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18年
5月25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8页

从企业（工厂、国营农场）和**机关**中挑选**一些**（甲）较好的（模范的）、（乙）中等的和（丙）较坏的典型加以研究。

列宁：《给中央统计局的信》（1921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页

中央提出这次会议^①的任务，决不是再谈空话，而是要专门详细地研究地方的（县、乡、村的）**实际**经验；如果实际经验少（大概很少，因为谁也没有费心去收集，然而没有收集起来的经验却是很多的），最好由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

.....

（戊）委托该委员会收集经验，加以详细研究（在写出几篇文章以后），草拟**中央**（新中央）关于部署农村工作的

① 指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信，信中必须极其具体地指出，如何实行合作化，如何“限制”富农而又使生产力的增长不致中断，如何进行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如何加强它等等。中央拟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大致)如下：

事实说明，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也证明，党在农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点是对实际经验缺乏研究。这是一切灾祸和整个官僚主义的根源。代表大会责成中央首先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而且要取得这种委员会的帮助，其成员有一人(或两三人)到全俄农林工会担任经常工作。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1—212页

要更加更加具体地研究地方经验、细节、小事情、实际经验和工作经验，深入到县、乡、村的实际生活中去；要分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为什么(用什么方法)在极端贫困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虽不是重大的却是真正的改善；不要怕揭露错误和缺点；要大力表扬和介绍任何有些成绩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作为榜样。

列宁：《给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0页

全体党员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把经过检验、经过提炼、经过总结的**实际经验**带到代表大会上来。如果我们能尽一切努力，善于仔细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收

集、检验和提炼**实际经验**，即我们每个人所作的、所作完的和**我们看到的我们旁边的人所作的、所作完的事情**，如果能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以及我们所有的苏维埃机关才能解决最迅速最稳妥地战胜经济破坏这一**实际任务**。

从讨论一般问题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进到总结**实际经验**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这就是当前的口号。研究实际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确地确定一些当前的实际措施，并且不惜任何牺牲而坚决予以实现，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当前的任务和党代表大会的任务。

列宁：《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发表于1920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2—373页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

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某些个**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挑选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全部问题在于发生某些事情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绝对有说服力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发表于1913年4—6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5—136页

(四)把革命的胆略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反对说空话、说假话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因为实际上,这个口号当时是以某种形式来掩饰同资本主义调和的意图,掩饰削弱无产阶级冲击资本主义基础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础以后,情况就会根本改变。正象上面所指出的,我们现在丝毫没有权利削弱说服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思想正确的工作,削弱粉碎剥削者的反抗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的主要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主要的口号。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1918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
195—196页

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老旧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末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主义和“革命的”设计主义的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些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标准……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主义和发号施令主义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

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9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义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9、380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主义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末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勃·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

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主义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5—87页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我们全体，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员等等都应该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页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8年9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

泛泛之谈，空话连篇，都是些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

就是现代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最好去掉这些东西，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哪些不应该作**（具体地，有例子，有地名，有确切事实），**哪些应该作**（也要同样具体）。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0页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做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做实质，或者一般地当做某种重要的东西。

列宁：《拿破仑主义的开始》（1917年7月29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11页

不，我们应当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原则。

列宁：《再论政治危机》（发表于1914年5月3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2—273页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283页

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

灭亡。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1905年9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281页

对吹牛者的斗争应当全力进行，但是要得体，要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作见不得人的私人报道。

列宁：《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的情况》（发表于1905年9月5日〔8月23日〕）。
《列宁全集》第9卷第213页

用善良的词句来掩饰不愉快的现实，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列宁：《用善良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1917年5月6日〔3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309页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工人的信任和自觉态度。我们不止一次证明过，尽管包围我们的敌人和协约国派来的间谍（帮助这批间谍的，有那些也许不承认自己是帮凶但却在援助白卫分子的人）数目很多，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歪曲，我们所讲的实话会被白卫分子的代理人听去，然而我们说：让他们听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

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列宁：《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1919年4月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24—225页

九、党的群众路线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要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47页

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应该是经常同群众保持着真正的联系并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7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3年版单行本第59—60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

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03页

从党同群众的联系来看,为什么党会强大有力呢?因为它在自己的周围有广大的同情党的非党积极分子。如果党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这些广大的同情党的积极分子,它就不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的领导规律之一。

斯大林:《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1925年10月14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8—199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

同志们! 我们力量的主要泉源,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取得胜利

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公开告诉劳动群众，善于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住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善于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非凡的革命精力集中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上面。

列宁：《与燃料恐慌作斗争（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发表于1919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8页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无数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68页

列宁教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

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

斯大林：《在全苏斯大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598页

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

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3年版单行本第55—56页

（二）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灌输 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他们前进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165页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①。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

^① 工联主义并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会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列宁注

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加深和扩大对群众的工作和影响必须经常进行。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小组，如果不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这项工作，就不能算作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我们严格地单独组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意义，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为了我们能够经常不断地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坚决不让任何的政治风暴——尤其是政治局势的变化——诱惑我们放弃这项重要工作。不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活动必然会变成儿戏，因为这种活动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是大是小，全要看它对这一阶级的群众的发动，引起这一阶级的注意，推动它积极带头参预事件的情况如何。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说过，永远是必要

的：在每次失败以后，可以而且必须提起它，应该强调它，因为这项工作的薄弱**始终**是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每次胜利以后，也应该**经常**提起它，强调它的意义，否则胜利将会是表面的，胜利的果实将得不到保障，从我们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整个伟大斗争的角度来看，胜利的现实意义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果局部的胜利使我们失掉警惕，如果我们对不可靠的同盟者所抱的怀疑态度有所动摇，如果我们放过进一步更加猛烈地攻击敌人的时机）。

列宁：《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1905年6月）。

参看《列宁全集》第8卷第422页

与“领导工会斗争的任务”并列的，只能是领导整个政治斗争的任务，领导整个思想斗争的任务，而决不能是政治斗争或思想斗争的**某种局部的、一定条件下的、目前时期的任务**。这两点应当代之以如下的内容：指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①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必须力求使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列宁：《给谢·伊·古谢夫》（1905年10月13日）。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1页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广大农民阶层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

① 即马克思主义。——编者注

的阶级斗争。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发表于1907年3月）。《列宁全集》第12卷第199页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1917年11月10—25日〔11月23日—12月8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0页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1925年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36页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

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发表于1930年3月2日）。《列宁主义问题》第372页

（三）积极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 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起革命阶级的运动，才称得上是革命政党。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创造新形式，抛弃旧

形式，或者对运动形式作某些改变，或者把新旧形式配合运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发表于1902年8—9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169页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顶点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马上扮作悔过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①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②

① 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指1905年12月爆发的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为沙皇政府残酷镇压而失败。——编者注

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转交到另一手。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天上，一个地下吗？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87—
688页

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给一切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忠实的民主主义者加添了伟大而艰巨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这些责任就是：“从各方面支援正在开始的群众运动(现在已经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群众运动)，并且在彻底实现党所提出的口号的旗帜下扩展这种运动。”

列宁：《革命的高涨》(发表于1912年6月17日
(4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95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

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94—395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3页

大飞跃时代的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还积累得更快些，因此我们就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机，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

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5页

十、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

担心这封信^① 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

^① 指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及所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俄国的觉悟工人已经建立这样的政党，选拔出这样的先进部队，它们在世界大战和国际机会主义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表现出最能执行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什么？》（发表于1915年3月29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8—151页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①。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至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2—283页

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敢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党，害怕阳光和批评的政党，并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只有后退的和注定灭亡的政党才会害怕阳光和批评。我们既不害怕这个，也不害怕那个，我们所以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上升的政党，是走向胜利的政党。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3—104页

实际上，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种武器。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2页

^① 参看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编者注

同志们，至于说家丑外扬，那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害怕在全党面前公开批评自己和自己的错误。其实，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也正在于它不怕批评，并通过批评自己的缺点来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至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7页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绝对必要的

不用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再没有比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更庸俗的了。

列宁：《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1905年6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421页

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3页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

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末，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除了我们以外，再不会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页

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们知道，无产阶级往往会从包围着它的资产阶级那里沾染上某些肮脏的东西，——处在肮脏的浑浊不堪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会用率直的、大胆的批评来医治自己的党。而且，他们能够治好它，在英国也一定能够做到。

列宁：《“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发表于1913年5月14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77—78页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列宁：《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1917年9月23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

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脚注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们。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2页

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象在所有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

列宁：《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605页

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

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

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2页

我们应当更坚决地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作为消除官僚主义的主要药剂。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6页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来注意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缺点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我

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2页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2页

（三）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

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进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评的范例。

列宁：《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怎样对待杜马选举？》（发表于1906年12月31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404页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

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光来胡扯乱谈。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6—117页

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

列宁：《给潘·尼·勒伯辛斯基》（1905年8月29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37页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发表于1928年6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6页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仔细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揍”，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31页

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纲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政纲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8页

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页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

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象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能说，我们许多同志乐意这样作。但是布尔什维克，如果真正愿意作布尔什维克，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订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确的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
参看 1953 年版单行本第 51—52 页

十一、共产党员

(一) 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

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列宁：《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74页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第697页

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末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几千个党员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还没

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3年版单行本第64页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5页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

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4页

这一年来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主要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继续存在。现在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既然不会，就要从头学起，这样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是主要的根本

的结论。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0页

我国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工业方面愿意参加建设和领导建设的人有的是，会建设和会领导的人却少得不象话。相反地，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无知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4页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

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的愿望,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0页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辞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99—700页

(二) 共产党员要勇于斗争,克服困难, 团结群众,努力实现党纲

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①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

^①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1847年6月成立,1852年11月解散。——编者注

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同盟也经受了考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1页

我们能在战争的时候牺牲一切，拿出全部精锐的力量（先进工人、共产党员和军校学员身先士卒而流血牺牲，振奋了全军士气），现在我們也能同样地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消除经济破坏的战线上经住考验；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们，最勤恳、最忠实、最优秀和最坚定的人们，象以前那样前进吧！

列宁：《在布拉古舍—列弗尔托沃区非党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2月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7—318页

共产党人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们和无数的敌人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3页

困难还是会有有的。但是我们一定会象过去一样地克服困难，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钢铁般的列宁的党把我们锻炼出来为的是要和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而不是叫苦和哭泣。

正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一定会胜利。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至1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4页

应当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来解决燃料问题。党员应当成为遵守劳动纪律和努力工作的表率。应当真心诚意地执行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地方苏维埃机关关于燃料问题的决议。

列宁：《与燃料恐慌作斗争》（发表于1919年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0页

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作。

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12页

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又在实际上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

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做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

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12页

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能争取到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党员不要和非党员隔绝，不要把自己关在党的圈子里，不要摆党员架子，而要倾听非党员的呼声，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要向非党员学习。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列宁主义问题》第501—502页

如果共产党员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一堵墙同非党分子隔开，他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共产党员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斗中能够得到光荣，共产主义的敌人能够被击溃，其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员善于吸收非党优秀分子参加工作，他们善于在非党的广大阶层中间吸取力量，他们善于把广大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党的

周围。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发表于1930年4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9页

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10页

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承认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只以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为满足，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

斯大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发表于1905年1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7—58页

(三) 必须坚持严格的入党条件, 防止 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 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6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9页

关于党章第一条, 我同马尔托夫在委员会内就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坚持不同的条文。我提议, 凡是承认党纲, 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 都可以成为党员。但马尔托夫认为, 除了前两个条件以外, 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监督下进行工作就够了。我坚持自己的条文, 并指出, 如果我们不放弃集中制的原则, 那就决不能作出其他的党员定义。承认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是党员, 就等于反对党的任何监督。马尔托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同《火星报》原则完全抵触的新原则。马尔托夫的条文扩大了党的界限。他的论据是: 我们的党应当成为群众的党。他给各种机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 扩大了党的界限, 使党的界限完全模糊了。

列宁:《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63页

宁可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真正的工作者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机会做一个党员。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无庸置辩的原则，它迫使我和马尔托夫斗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57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58页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 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第709页

因此，党应该继续采用个别对待每个希望入党的人和个别接收入党这一经过考验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数

量，而且需要质量。

斯大林：《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5页

我们党现在有三四十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有党员的修养都很差。所以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该使预备期真正成为极慎重的考验，而不流于空洞的形式。

列宁：《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1922年3月2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3—224页

我们号召大批入党的，只是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而不是**投机农民。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现在入党的，只会是真心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只会是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是真诚的劳动者，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群众敞开党的大门。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7页

我们的党又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就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和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的党内来。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4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3页

同志们！你们应当记住，我们党是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因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里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坚定和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年7月6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9页

（四）党要不断清理自己的队伍， 纯洁党的组织

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庸俗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全体怠工，向资产阶级献殷勤，这是完全不

可避免的；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强健的有力量的先进阶级为靠山的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21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恶棍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是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创举继续清党：只把那些经过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候补期”的分子接收入党。凡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而没有以特别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可靠、对党忠实和能够成为

共产党人的一切党员，都应当经过这样的审查。

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分不开的清党工作，定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最终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1页

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的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同样经常按期“清洗”自己的党。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1905年11月13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49页

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

来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发表于1924年4—5月）。《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84页

当然，不是群众的所有意见，我们都要服从，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负担和痛苦过重、令人疲惫不堪的年代，也有根本不是先进的情绪。但是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在否定“混进党里来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都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为谋生而辛勤劳动、没有任何特权也不会“讨好上级”的人们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重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列宁：《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62—563页

十二、党的干部

(一)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制定以后， 干部就是决定力量

这一年来中央的工作，就日常工作来讲，是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两个集体机关中央组织局和中央政治局执行的；同时为了使两局的决议互相协调、互相联系起见，就由中央书记兼任两局委员。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情形：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自然，这种划分是相当勉强的；显然，任何政治如果没有人员的任命和调动，就无法执行。因此，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4页

就算你们能把组织局同政治领导分开，试问，政治领导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人来领导，那由谁来领导呢？

如果不分配力量，那又怎样领导呢？难道可以叫不能胜任的人去执行指示吗？……

……所有的机关都要研究张三李四的问题。但是，决不能说没有政治，因为政治正是通过每一个人体现出来的。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8—429页

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列宁：《给亚·德·瞿鲁巴》（1922年2月2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2页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

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93—694页

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25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页

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材，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566页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象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活的人，没有新的人材，没有新的建设干部，

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干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家，——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6页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一些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5—66页

（二）坚持党的干部条件， 正确挑选和使用干部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由别洛鲁索夫起到马尔托夫止，对我们在采伐古老森林的时候砍下的每块多余的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

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4—515页

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不给予他们一种有权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军衔；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0页

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正确地分配他们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准，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不要把业务的态度变成事务主义的态度，

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

这就是说，不要把政治的态度变成唯一无二的态度，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们的业务能力。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看1953年版单行本第45—46页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变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37年12月11日）。摘译自1953年俄文版

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

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1925年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6页

为了使党的中央不仅在各方面可以提出意见、进行说服和争论（正如现在所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如何练习和练习完了某种乐器，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拍节（当音乐刺耳时），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调换谁去，怎样调换和调到什么地方，等等。

列宁：《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1902年9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219页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569页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基金，爱惜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查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究竟在什么岗位上他们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关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正在成长的工作人员不断上进，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成长。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感到自己是在适当的位置上，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给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贡献出他个人所有的能力，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它所为之实现的那个政治路线的要求。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94页

（三）注意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 大胆提拔和使用青年，使新 老干部密切结合起来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

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量。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77页

资本主义扼杀了、压制了、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材。这些人材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找出这些人材,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纯朴,更坚强,更真诚**。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1919年10月2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81页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无尽的泉源。我们知道,它使一批批的人涌现出来,去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

也许经验较少，知识不够，修养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深信，在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定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材，他们将获得实际的生活知识，将具有个人的或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

现在是工农国家做了“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现在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初期即残酷的内战和疯狂的怠工时期的遗毒，这就是共产党员局限在领导者的狭小范围内，不敢或不善于吸收足够数量的党外人员参加工作。

应当赶快用一切力量克服这种缺点。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经常会涌现出不少有才干而又忠实的非党人员，我们应当把这些人安插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同时由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非党人员也要监督党员。为此必须吸收那些经过考验而证明其忠实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工农检察院，或者不担任任何职务，非正式地参加检查工作和对工

作提出意见。

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1921年5月2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8—379页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努力学习，吸收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4卷第29页

我们知道，应该深入下层，大胆提拔新人。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会给我们培养出年轻的工作干部，使我们得到大批的年轻的¹新生力量，这乃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我们不能从其他地方得到力量。我们只能前进，随时提拔年轻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安置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9年1月17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2页

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数字说明，我们党的生活说明，党的青年一代逐步地被培养成为干部，——干部的队伍是靠提拔青年来扩大的。党一向站在并且今后还是站在这

条道路上。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23--31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99页

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当然，这只是说，年青的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看过去的东西，停滞于过去的东西，停滞于陈旧的东西，而看

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识别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配合起来，把他们结合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一个总的乐队中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95页

（四）必须通过马列主义教育和革命斗争实践培养锻炼干部

也正因为这样，全党就必须有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和坚定不移地培养称职的中央机关干部，对每个准备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熟悉他们

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发表于1903年11月25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100—101页

征收党员周是在我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在尤登尼奇和邓尼金最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时候举行的。在这种严重关头入党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无产阶级和自食其力的农民的最优秀和最可靠的领导骨干。我们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最迅速、最有效和最切实地帮助这些年轻的党员成长，把他们培养成建设共产主义的干部，使他们都有高度的觉悟，能够胜任最重要的职务，并且同群众、也就是同大多数工人和自食其力的农民有最密切的联系。

列宁：《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发表于1920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69—370页

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1925年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页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

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98页

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认清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末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是绝对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697页

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

作过程中成长起来。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25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8页

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生动的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5月4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583页

在最初一个时候，新领导者的工作进行得不十分顺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跌一两次交，就能学会领导革命运动。成熟的领导者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斗争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斯大林：《关于波兰共产党》（1924年7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6页

十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

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10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页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是经过同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艰苦斗争和多次分裂才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在反对这种同路人的艰苦斗争中，排除一切障碍，于1898年形成、成长、壮大、锻炼出来的。

列宁：《〈VORWÄRTS〉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1912年3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512—513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爆发前产生，并在革命和反革命时期巩固起来了。俄国的落后使我国出现异常多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合法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崇拜“合理的”、“欧洲式的”（不革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运动。俄国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了三十年的坚决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可耻的破产，使我们的民族自由派和社会沙文主义取

消派的联盟巩固起来。这个经验更使我们确信，我们党今后必须继续沿着那条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5页

俄国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稳定的知识分子集团往往喜欢把自己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支持我们党同它斗争了二十年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1895—1902年的“经济主义”、1903—1908年的“孟什维主义”和1908—1914年的“取消主义”^①）。取消派的八月（1912年）联盟^②以及这一联盟瓦解的经验证明，取消派和他们的维护者自己是绝对不能建立任何政党、任何组织的。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斗争中，俄国的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会形成起来，才有可能形成起来；尽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这样的党现在已经联合了十分之八的（只算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或十分之七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计算在内）觉悟工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指示》（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532—533页

① 即取消派，出现在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当时孟什维克背弃了党纲规定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编者注

② 指1912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取消派代表会议上组成的反党的八月联盟，联盟的组织者是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下，反党的八月联盟很快就彻底瓦解了。——编者注

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获得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 and 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发表于1920年4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5页

我们党在反对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炼成了自己队伍的列宁主义的统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3页

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哄！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

列宁：《关于两封来信》（发表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15卷第266页

(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 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阉割而又伪 装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特征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机会主义是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同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所具有的革命情绪，毫不相干了。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至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49页

机会主义是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广泛创办工人的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否认阶级斗争，宣传社会和平，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上否认秘密组织，承认资产

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把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的“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而得来的利润，分了一点给他们）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年3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9页

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至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3页

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

列宁：《以后怎么办？》（发表于1915年1月9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91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

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发表于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4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

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例如瑞典、德国、法国的这个或那个政党立即分裂。很可能,再过些时候,实现这一点的时机就更为有利(例如在德国)。但是**原则上**我们应当坚决要求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我们党的(和欧洲整个工人运动的)**全部**斗争应当针对机会主义。它不是一种思潮,不是一种流派,它(机会主义)现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有组织的工具。

列宁:《给戴·怀恩科普》(1915年7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

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至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①或“布伦坦诺主义”^②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遭遇”的全部特点

① 彼·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九十年代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工人运动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编者注

② 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列宁语)，因路·布伦坦诺而得名。路·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企图证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良，通过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可以实现社会革命的。布伦坦诺和他的追随者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幌子，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编者注

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兹哥也夫之流）都爱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自己打扮起来！但这些术语是打了引号的。

列宁：《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1912年10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7页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揭穿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社会主义中两派的斗争，必须充分考虑这个斗争的问题。

列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1915年6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3页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把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真正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就是跟机会主义一刀两断。我们将毫无顾忌、开诚布公地同赞成这一点的共产主义者交谈，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和勇气对他们说：“不要做蠢事；要聪明一点和巧妙一点”。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2页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

的经验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恶本质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98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7页

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才会这样想。事实上这些成就和胜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22页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至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①、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

^① 指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而当战争爆发后，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的步骤”。——编者注

任务。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96页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而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1903—1917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38页

我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在俄国

掌握政权的三年中，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让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的苏维埃中央机关里占一个相当大的数目，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6页

我们现在要向来自右面的取消派和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和政策上、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发表于1909年9月11日〔24日〕）。参看《列宁全集》第16卷第50—51页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教条主义

者的斗争。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年11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3—244页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00页

……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

十四、党的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原则

(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 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才能推翻国际资本的统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6页

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290页

同志们,你们清楚地知道,十月革命一开始,我们的

主要目的就是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着幻想，以为只依靠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管他们怎样英勇、有组织和有纪律）就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7月2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7页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作《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页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页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

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发表于1920年7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4页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在前线打胜仗，而且要使敌人的后方、敌人的后备军革命化。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5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6页

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国家的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发表于1917年6月27日〔14日〕）。参看《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

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

（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的，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要全力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3页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创始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

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

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9页

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从二十世纪初叶起，特别是在俄国、土耳其、波斯及中国爆发革命后，已觉醒过来，开始参加政治生活。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使这些群众完全成了世界政治的积极因素，成了用革命摧毁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尽管欧美有教养的庸人，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在内，顽固地无视这一点。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1921年6月13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44—545页

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

列宁：《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0页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1924年12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16页

要是有一个共产党，而且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拒绝给一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共产党以尽可能的帮助，那末它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要说，这样的共产党是一钱不值的。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5页

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胜利了的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目前的阶段。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73页）。

第二、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1924年12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1974年版第117—118页

（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大 国沙文主义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

族的新进展。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7页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是正确的，就是它们的战略和策略不限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范围之内，相反地，是在估计自己国家的条件和情况的同时，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说它们的精神实质是国际主义的，它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192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4页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

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护国派）、同**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决裂，进行反对这个政府的革命斗争，推翻这个政府，准备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甚至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只要这对于**国际工人革命**的发展有利。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94—95页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一 波兰宣言》（1874年5月—6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哪怕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月—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84页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

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05页

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列宁:《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1922年10月6日)。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费边帝国主义”^①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东西: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决不向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的勾结行为作任何让步!

列宁:《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发表于1917年8月29日〔16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33页

^① 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团体。费边社分子引诱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鼓吹用微小的改良就能从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所以,列宁称之为“费边帝国主义”。——编者注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把各族的工人联合起来，不屈不挠地同“**本民族的**”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8页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24,000 字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1045 定价 0.48 元

书号 1001·1045

定价 0.48 元